

忆林

董欣宾在虹波园

| 李鸿声 文 |

1990年春,董欣宾老师打电话给我:“鸿声你来陪我吧,我在替餐厅大堂画张画。”我就赶紧去了。当时只要有召唤,十忙掉落九忙也都要去的。

到虹波园已是晚上。当时这里是无锡县物资局对外接待处,规格很高。前面是虹楼,后面是波楼,中间有回廊连接。服务员安排我和董老师同住一间,跟他一起来的杨雨青住另一间。刚开始,看过画的底样,董老师嫌格局小,就把它重新改了过来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坐在被子里看着我醒来,说:“那些鸟叽叽喳喳叫得真好听,好像告诉你什么事似的。”过了会儿又说:“湖对面杨柳风很强,汽车就像拉洋片似的被拉来拉去,反而显得没分量。”我呆呆地看了半天,还是找不出什么感觉。当天下午,园子池塘里的鱼忽然作怪,呈八卦状旋转,连鱼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静看了半天,当时也没有相机拍摄下来。这种奇异的事,我是第一次看到。

过了几天,王良人因为有本册页被人占了,便又买了本,想让董老师题画,孰料他一时兴起,画成长卷《竹石水岸》,画的时候毛笔折断了,就用手抓,人喘得很厉害,停不下来,一边画一边示范给王良人看,石头石涛是怎么画的,竹是怎么画的,越画越激动,终于一气呵成。画好后七手八脚搬了张藤床,让他半

躺下。等休息过来,他就拉着我去看画。当时到鼋头渚也就一站路,门卫不像现在这样森严,出出进进都很便当。有时天色晚了,我们俩就躺在大石头上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,等聊累了,返回虹波园,董老师便说:“咱们来画小品吧。”我很乐意看他画。

看他画大画往往会看出许多名堂。董老师用水淘点青色,等稍干后再泼上去,一幅画要泼上好几遍。他把这叫做层次感,说:“只泼一次就没有什么层次感了。”“画大画时,要等到下面想好了,才可以暂时结束当天的工作。”他画松针时,跟一旁的杨雨青、王良人说:“要这样一根一根画,得把松针画活了。”像这些董老师作画与别人不同的地方,对我写小说也启发不小。

董老师常讲起他的老师秦古柳先生。秦是玉祁礼社人,一生沦落、潦倒。他说:“只有某某某堆狗屎那样臭的辰光,才是秦古柳让人晓得他好处、崇拜他的时候。”

董老师用笔喜欢长锋。据新伟说,中间一截墨汁实际上是冻干的,锋端其实也只用一小节。一幅大画由三张丈八拼成,一笔都出不得错,当时宣纸已经比较贵了。

那次忙里偷闲画下的小品,除王良人的那本册页外,还画了《丑女集》,一共八帧。另外还画了几幅大画。董老师说:“若干

年后,要是我的画还不值一幢别墅,那就算失败了。”如今一幢别墅动辄上千万,可董老师的画还远远没涨到这个价。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?!

他走那年才64岁。掷笔时说了声,“三川四野,一叹而已!”现在想起仍忍不住要落泪!

那天的画,待董老师题上《范蠡西施归棹图》,只等钤印,一幅大画就算完工了。那天董老师也拿来了印章。我先行离开了虹波园,随后他们也离开了。那张大画,终究没有钤上印章。

可后来似乎出了点差错。因为我在蠡园看到时,图题已变成了《范蠡西施泛舟图》。零五年我编《包孕吴越》画册时,去余新伟处拿照片,看到的居然也是《范蠡西施泛舟图》。我很惊诧,就问余新伟:“《归棹图》和《泛舟图》是同一幅画吗?董老师怎么会选这么俗的图题?”余新伟说:“这画已拿去南京看过,董老师说是真的。”

和董老师在虹波园的时候,也曾有过一些争执。董老师觉得,朋友做的事,只要对自己好,就是好的。我则觉得该有个客观标准,违反客观标准就谈不上好,更说不上好。但到后来我自己也迷糊了,看不清客观标准究竟是什么。董老师曾在连云港医院当过中医师,他对传统文化真是从骨髓里觉得喜好,特别钻研,甚至如烹饪等等,在无锡也认识很多厨师。

诗词笔记

时光里的白玉兰

| 苇子 文 |

普陀山上有大小寺院不少,而我偏爱双泉禅院。它不同于其它禅院的地方,在于它有觉如师。喜欢听他讲禅,句句在耳、在心。隔两年来双泉禅院,忘却世间之事,专注地听禅、话己,心如远空,一望无垠,这是我最心仪的时刻。

当我又来双泉禅院,在其庭院闻到淡淡的香气,抬头见一株白玉兰树的花正在吐露芳香,与那不远处的海涛、月光是那么相宜。是的,喜欢这样的若有若无、若隐若现,不必太张扬,不必太炫耀,不必太灿烂,我这一生,只要这内敛、这淡然、这自在。那一刻,我站在院中央,与觉如师和闺蜜说,我想要一株这样的白玉兰树……其实,我是想要这样的感觉。就像牵手而行,在细软的沙滩上,眼前有山海的幻影,心里有佛陀的慈悲。光着脚,裸着心,爱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浸润着。

临别,觉如师送来白玉兰,不多不少正好五朵。一份分别的心意,是用花香送行。看我带着玉兰离去,不挽留,不道别,不必说再见。那便是最好的送别,一切的相见或别离,都是随缘。

2020年底,朋友送我一株白玉兰,它已经开始绽放,就在我的工作室里。想起童年的街道上,这样的季节,有婆婆的篮子里装满用线串起来的小白玉兰,只要从她的身边走过,就会被她淡淡的香气所吸引,无论是目光还是脚步,都会跟随而行。

时光就是这样静静流逝,现在,我想要的白玉兰或许就是小时候老婆婆挎着篮子的模样,或许带着双泉禅院庭院中的白玉兰的淡雅香气,或许都不是。无妨,现在它就静静地开放在我身边,当时许下的心愿,便是初心所在,必有果实。

重温所有的月色、潮汐、沙滩,感觉光影、空气、植物都会拥抱住我,并借一朵浪花,昭示出真谛……

片羽

夏天的雷雨

| 庄云 文 |

儿时的夏,似乎特别漫长。闷热阻滞的空气,突如其来的雷雨,明亮月光下深蓝的星空……那时候,暑假一放,我拉着妹妹就去乡下的爷爷奶家避暑。

那时的暴雨特别多,急匆匆地来,又急匆匆地去。

闪电闪过,总是听见奶奶“哎哟”一声,让我们快点捂耳朵——“要打雷啦!”电闪后是雷鸣,爷爷赶紧关上门窗,奶奶将我们两小囡抱在腿上,摸着两个小脑袋,还念叨着“别怕别怕”,跟我们讲“雷公电母”的故事,还会端上小点心,那种现在觉得甜腻腻的糕点,那时候可真觉得好吃。

于是后来我就不怕打雷了,甚至还有点盼望,经常一边吃着点心,一边伴着雷声听爷爷讲故事,可谓情节、音效、氛围俱佳,棒极了。有时候一个人在二层阳台上,看着天空划过的一道道裂光,暗夜玻璃一样被一次次地击碎,我和妹妹兴奋地哇呀乱叫,仿佛在看一场巨幕电影。那一道又一道神秘的光亮,以及闪电后的轰隆声,好像有一只怯于露脸的小怪兽躲在云层里!可爱极了。

雷雨后的屋外是个快乐的世界。

雨停歇了,爷爷拉着我和妹妹走出家门,院子的水泥地上冒出来很多水坑,深的能没过脚面,浅的也能照出人影。我光着脚丫,和妹妹在水坑

里踩来踩去,水坑热气腾腾的,好舒服啊!水花溅到老远,爷爷只好躲得远远地抽烟。

雨后的村子,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泥土味,小花小草小动物们跟我们一样,都忍不住从家里出来了。跳来跳去的癞蛤蟆肆无忌惮地横穿着土路——“哎呀,那些疙疙瘩瘩的丑家伙叫声可真大!”妹妹一脸嫌弃,我提醒她小心,别踩到这些庄稼卫士。

田界外的水泥路上,到处都是扭来扭去的大蚯蚓,虎头虎脑的妹妹竟然直接用手抓了起来,捏紧了冲我挥动,弄得我一身的不自在!赶紧拎着她的手,把滑溜溜的蚯蚓甩进袋子里,心想这些家伙当鱼饵还不错。肚子饿了,爷爷一只大手抱着撒娇的妹妹,一只大手往天上一指——呀,一道彩虹在天上挂着呢!

记忆中,雷雨后的夏夜是深蓝色的,漫天繁星,花香扑鼻。

洗过澡,吃过晚饭,奶奶总是把竹床架起来,支在大槐树下,爷爷躺上去摇着蒲扇乘凉,奶奶从菜园里摘了两个甜甜的菜瓜剖开了,好甜。悄然间,夜深了。暮色像一张灰色的大网,悄悄地撒落下来,笼罩了整个田园。不久,爷爷端着茶壶回去睡觉了,奶奶费力地把我们两个小家伙赶回了屋。我总是舍不得那么早去睡觉,星星像宝石镶嵌在深蓝色的天空

中,像无数只小眼睛注视着我;又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,在银河中嬉戏、游玩,它们的快乐感染着我。睡前,狗啊鸡啊终于都安静了。我望向窗外,星星越来越亮了,银辉洒满了农家小院。

光阴易逝,无法驻留。儿时的我,总嫌时间太慢,就像那时雷雨之后深

蓝色的星夜,那么遥远深邃,好像永恒——但注定没什么永恒。老照片里,我的小书包还挂在白白的墙上,而送这个书包的人——我的爷爷,已经离世多年。现在的乡下,田园已经变成工业园,老房子成了回忆,奶奶也早已年迈。在外的我最盼的,是能常回家看看,陪奶奶聊聊往事。



夏暮 摄影 周微